

江藩 著

漢學師承記

世界書局印行

序

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爲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尙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莊列。本書具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傳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我朝儒學篤實。務爲其難。務求其是。是以通儒碩學。有束髮研經。白首而不能究者。豈如朝立一旨。暮卽成宗者哉。甘泉江君子屏。得師傳於紅豆惠氏。博聞強記。無所不通。心貫羣經。折衷兩漢。元幼與君同里同學。竊聞論說三十餘年。江君所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嘉慶二十三年。居元廣州節院時刻之。讀此可知漢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大義微言。不乖不絕。而二氏之說。亦不攻自破矣。元又嘗思國朝諸儒說經之書甚多。以及文集說部。皆有可采。竊欲折縷分條。加以剪裁。引繫於羣經各章句之下。譬如休寧戴氏解尚書光被四表。爲橫被。則繫之堯典。寶應劉氏解論語哀而不傷。卽詩惟以不永傷之傷。則繫之論語八佾篇。而互見周南。如此勒成一書。名曰大清經解。徒以學力日荒。政事無暇。而能總此事。審是非。定去取者。海內學友。惟江君暨顧君千里二三人。他年各

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綸替可惜。若之何哉。歲戊寅除夕。阮元序於桂林行館。

序

嘗觀元代之尊孔子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至哉言乎。不唯有明講學者所弗能及。卽宋儒極力推崇。連篇累牘。亦未有若是之精確者也。蓋天之生物。氣具則命立。性賦則理存。而人秉天地之中以生。故爲萬物之靈。有斯世則有斯人。有斯人則有斯性。自開闢以至今日。自羲農以至今世之人。此理無一息之閒斷。此性亦無一人之不具也。但天道不能無寒暑晝夜之遞嬗。人性不能無昏明強弱之不同。反其同而變其異。作之君。作之師。所謂修道之教也。粵稽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稷契伊周之爲臣。其所謂繼天立極者。亦不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全其天性而已。周衰。孔子生於東魯。出類拔萃。繼往開來。然使當日得行其道。亦不過致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原不能於各全天性之外。別有神奇也。無如天厭周德。其道未能大行於天下。不得已訂詩書。正禮樂。序易象。修春秋。以垂教於萬世。而大經大法。奧義微言。且載六經。後之人果能於六經身體而力行之。以之修身。則可悟前聖之心傳。以之治世。則可返唐虞之盛軌。內聖外王。體用兼盡。原非爲托之空言已也。至於七十二子之徒。皆親炙門牆。身通六藝。其中惟顏會獨得心傳。諸子則各具一體。其問答之間。皆因其品詣而指示之。非厚於顏會。而薄於諸子也。聖人之言。廣大精微。因人設教。使諸子各尊所聞而

深造之。其要歸亦未有不合於一貫之旨者也。孔子沒。楊墨興。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然當時已有好辯之譏。暴秦焚書坑儒。典籍蕩然。然斯人斯性未嘗滅絕也。漢興。尊崇經術。諸大儒於灰燼之餘。或師學淵源。專門稽古。或殫心竭慮。皓首窮經。而各守一說。不相攻擊。意至厚也。昌黎崛起數百年後。推崇聖道。力排佛老。而於荀揚。則曰大純而小疵。亦何嘗於儒術之中。自相牴牾哉。蓋道在修己。功在安民。王道聖功。理無二致。故大學始言格致誠正。以修身。終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節次不紊。事理相因。本心性以爲事功。卽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自宋儒道統之說起。謂二程心傳。直接鄒魯。從此心性事功。分爲二道。儒林道學。判爲兩途。而漢儒之傳經。唐儒之衛道。均不啻糟粕視之矣。殊不思洛閩心學。源本六經。若非漢唐諸儒授受相傳。宋儒亦何由而心悟。且詳言誠正。略視治平。其何以詆排二氏之學乎。南渡後。江西陸氏。永嘉陳氏。或尊德性。或講事功。讀論與朱子不合。門下依草附木者。互相攻訐。沿至有明。姚江王氏。本良知以建功業。稍徵實學。而推尊古本大學。不遵朱註。於是黨同伐異者。又羣起而攻陽明矣。本朝列聖相承。本建中立極之學。爲化民成物之政。四子書乃遵朱子。十三經特重漢儒。名賢輩出。或登廊廟。黼黻皇猷。或守蓬茅。躬行實踐。府縣置學官。無聚徒私議之士。文武歸科第。無懷才不售之人。重熙累洽。一道同風。直邁三代。而媲美唐虞矣。今世之人。幸值休明之運。果能下學上達。服古入官。言行一以孔聖爲依歸。則將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屹屹攷攷。

孜孜寸陰是惜。又何暇分唐分漢。闢陸開土。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乎。甘泉江子鄭堂博學多識。有志斯文。經術湛深。淵源有自。既編漢學師承記。芸臺宮保爲跋於前。繼又纂宋學淵源記。問序於予。予才疎學淺。曷能妄測高深。詳閱其書。無分門別戶之見。無好名爭勝之心。唯錄本朝潛心理學。而未經表見於世者。其餘廟堂諸公。以有國史可考。不敢僭議也。其用心至矣。其用力勤矣。因忘其譾陋。本諸師傳。驗諸心得。爲弁數語於簡端。以答其虛衷下問之意。若夫精一執中。至誠無息之淵源。請還質諸世之善法孔子者。時皇清道光二年嘉平月。長白達三書於粵東樞署。

漢學師承記評序

王繼塵

一

漢學師承記者，清乾嘉時江氏藩之所箸也。蓋一時代有一時代之人物，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思想，以此學術思想由此人物而流衍支配於社會政治間，而此民族之文化遂發生變動而或以之演進焉。准是以言，則學術思想實民族文化最重要之因素，無可疑也。我國自文化肇啟以來，如春秋戰國間之諸子，兩漢之經術，晉之玄學，唐之詩，宋之理學，明王陽明之反宋理學，皆其聲聲大者，而清代二百數十年，則以『漢學』特聞。

夫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人物，與一時代之學術思想者，非謂此時代之人物盡括於此學術思想之中，特以此學術思想爲此時代之中心，足以代表此時代之人物與文化耳！且此時代之學術思想與前一時代後一時代之學術思想皆有密切之關聯，或爲反對前之學術思想而產生，而其時尙揚前時代之餘波，或爲啟導後之學術思想而殫死，而其時已露後一時代之萌芽，此其不能劃然分割者也。故吾人而欲明瞭某一

時代之學術思想，則於其所發生之主要原因，必須先知之，而後始可以語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亦無可疑也。

江氏藩之漢學師承記，雖記清一代漢學經師之事跡，與授受之源流，然何以謂之漢學，而此漢學者，又以何原因，而產生，則吾人非先知此事之歷史真相，不可矣！

蓋所謂漢學者，屏棄宋明人理學之思，而返之於兩漢經術，因以立名者也。然則漢之經術又何如？則須先讀班固氏所著之漢書藝文志。其總序曰：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臧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

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敞，卒父業。敞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

蓋秦雖併吞六國，政治出於一尊，然橫議之處士，依然尙散佈於民間，以議政，所謂『入則心非，出則巷議』，民氣蓬蓬勃勃，甚不便於專制之君主。於是秦始皇採李斯之議，乃有焚書坑儒之舉。秦祚短促，漢乃嗣興，武帝之材雄大略，與始皇不相上下，鑒秦政之失人心也，於是乃採用儒術，定爲國教，以利祿誘天下之士，使稍有材智者，皆出其中，爲我羽翼，不我反抗，此其狡計，固勝秦一等矣！至宣成之世，以民之無從學習經籍也，乃設立十四博士，詩分魯、齊、韓三家，書分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禮分大戴、小戴二家，易分施、孟、梁丘及京氏四家，春秋分公羊、穀梁二家，（十四博士之說，亦不盡同，今據藝文志所述。）所謂承受師說，各守家法，不相混亂，以是爲專門之學。又因當時諸經，皆師弟口相授受，至是始以漢代所行之隸書，寫於簡冊，故有『今文經』之名。此外又有所謂『古文經』者，藝文志曰：

武帝末，魯共王壤孔子宅，欲以廣其官，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按此，雖僅言尙書，同時獲得者，尙有禮記、論語、孝經諸書，而此以後之古文經，皆本此語而發生。惟已立學官之十四博士，對於古文經非常嫉視。哀帝時，劉歆常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讓之曰：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舉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列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

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十八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

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義，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按劉歆此書，極關重要，此後經古文家漸次擡頭，以與經今文家相對抗，實以歆此書爲焦點也。平心論之，所謂今文家與古文家者，各有其優劣得失。大抵今文家以春秋爲主，而以他經爲羽翼，以爲春秋者，孔子特作以爲後王取法者也。而古文家則以周禮爲主，以他經爲羽翼，以爲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書也。惟他經皆有今文，而周禮則獨有古文而無今文，歆知周禮不爲人所信，故必以古文概刮言之。古文得立，則周禮自在其內矣。此亦歆之深心也。因此之故，後人多疑周禮一書，卽劉歆所自

造，以之媚王莽，而莽則以之法周公，立孺子，啟篡統之漸，似亦非無因焉矣！

自此以後，王莽篡漢，改國號曰新，劉歆則尊爲國師。未幾而赤眉銅馬等匪盜，蠭起於各處，光武乘之，遂造中興之業。然古文經已遍布於民間，東漢經師，如賈逵、服虔、杜林、馬融等，俱信從古文，以爲之注釋，而許慎作說文解字一書，其自序亦稱皆用古文經之說以作解。又有鄭玄者，則不分今古，遍注羣經，遂爲漢代集經學之大成者。卽清代經師，亦無不以許鄭二人爲宗主焉！

東漢經學，所以捨今文而取古文者，亦自有其原因。西漢最著名之經師大儒，無如董仲舒與劉向，而二人皆附會經義，以談災異，名之曰『天人相與之際』，以爲人主一舉一動，天必有現象以告之，且因此而織緯之學大興。其尊孔子也，幾以爲神而非人，此種穿鑿附會之談，勢不能得智識者之信仰，故由今文之學，而變爲古文之學，亦其趨勢之自然者也。惟東漢經師，既羣趨於古文之學，而今文學之經師，尙未盡絕，有何休者，卽獨推春秋，尊今文家公羊之說，作春秋公羊傳解詁，其說以爲春秋者，孔子特作之，以治百世之書。其中有張三世，通三統，斥周王魯，譏世卿，攘

夷狄，以春秋當新王，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也。休因宗今文，排斥古文之故，又特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三書，以爲穀梁亦屬古文。孔子之微言大義，惟存於公羊也。而鄭玄非之，乃作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斥休。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論之曰：「二傳詬爭，自西漢始，而著書以相難者，則自休與玄始也。」此今文學與古文學鬥爭之又一幕也。如上述，則兩漢四百年經學之大概，略可觀矣！然而無所謂「漢學」也。蓋清人之所以標幟漢學者，其近因實爲反對明末之「陽明學」。陽明學亦以談心說性爲宗，其源則實出於宋人之理學。清人既反對陽明之理學，因而溯及宋人之經說，遂一概排斥之。惟既已排斥宋人，至於孔子，則不得不奉爲宗主，於是乃力闡漢人之經說，而「漢學」之名，遂因之而成立焉。

二

自漢迄清，幾二千年，何以復返於漢人之經說，而成立一漢學之名乎！關於此事，則於其間千餘年之學術思想，亦不可不略述之，以明漢學之所以興起與成立，而且風靡一代焉。蓋漢末經師，惟以考訂名物，解釋訓詁，爲治經之正軌。然其末流之弊，亦有可以言者。漢書藝文志曰：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
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
逐，故幼童而守一軌，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
此學之大患也。

此所言之『後世』，自明指東漢，而所謂學術者，已破碎支離，至於此
極，故魏晉之間，士人鄙棄六藝經傳，而羣趨於老莊玄學清言，代經術而
興，此又自然之勢也。益以漢末鉤黨之禍，對於正義之士人，誅求殺戮，幾
於一網打盡，比之秦政之焚書坑儒，酷烈殆尤甚焉！其時如范滂等，非計
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大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
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
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
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觀乎此，則當時之形勢，
略可測推，而所謂『大學生者』，皆曾受經訓，有志節之正士焉！宋司馬
溫公著資治通鑑，對於此事，曾加以論曰：

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
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

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嗚呼！以東漢志節之士，如此其衆，而得免於禍害者，僅此二人，可不悲乎！因之有識之士，不敢復蹈其轍者，亦勢之必然者也。

自是以後，玄學大興，清言是尙，始倡者爲曹魏之何晏王弼，卽偶注經訓，亦雜以老莊之旨。至晉代王衍，遂風靡一世，蓋卽東漢經學之反動也。惟老莊之書，太形簡略，至晉代雖蛻化而爲道教，然旨義淺薄，不能饜有識者之心理。適鳩摩羅什，由西域而至中國，翻譯內典，奧義精言，爲前此所未有。繼之者，有慧遠大師，於江右開白蓮社，暢宣佛學，於是儒釋道遂鼎立爲三教。隋唐之際，於斯爲盛。惟中國人崇古之心理，一時猝未易剷除，於是由唐歷五代，而宋人受佛學之影響，鎔冶之而成一理學，遂大放光彩於中土焉。

宋之理學，倡之者爲周敦頤，會著太極圖說通書，以遠肇洙泗之傳。同時張載，著正蒙及東西銘，以羽翼之。而二程子於理學，更能上承周氏，下

啟南宋之多士，而以朱熹集其大成。蓋理學者，自標心性之說，而根本仍不外乎孔孟。自朱氏注論語孟子，更抽小戴禮記中之大學中庸，爲之章句，掃棄東漢經學之瑣碎，而暢宣義理，以移風易俗。元明而下，定爲功令。漢儒經說，遂尠有人過問者矣！是卽後世所稱爲『宋學』者也。

明之初葉，朱氏之學，爲全國所宗，固已然於朱氏之外，別無倡獲，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而已。（明儒學案中黃黎洲語）及王陽明出，始於明人學史上，大放光芒。陽明初亦篤守朱說，因讀格物之語，格竹致疾，遂棄而之。詞章釋老之學，後貶龍場，環困於毒蛇猛獸瘴厲之鄉，忽於夜間，悟得『心卽理也』之真諦，於是講學聚徒，大倡心學，遂爲朱明一代之中心人物。其說雖與朱氏相左，然究其根原，實亦宋學之衍變。晚年歸納衆說，以『致良知』三字，爲問學之中心理論。在王氏己身，才識既超越流輩，故心學實爲學者之不二法門。惟再傳以後，則流弊叢生，學者置書不觀，細行復不謹飾，以致滿街聖人，皆曰致吾之良知焉。爾物窮則變，又際鼎革之交，高明之人，痛空疎不學之爲禍也，於是如顧亭林者，大倡『經學卽理學』，舍經學而言理學，皆爲左道邪說。其於陽明，詆之尤不遺餘力，會比之王衍王安石，以爲晚明之禍，皆由良知之說所釀成。加